



華連抽刀鞘時，自己也不敢相信刀刃會有這麼耀眼。

華連把刀倚在床沿，用力劃了一下，刀口就進了木頭寸餘。

華連的神色顯得異常興奮。

華連把刀插回刀鞘，再放回床底下的柴堆裏。

屋外雪積了幾尺深，華連眼裏望着白茫茫的山野，從窗上雪塊隙間遙望白茫茫的山野，華連牙齒在顫動。屋裏是暖的，柴火照得屋裏影子幢幢，華連的牙齒却在顫動。

華連再把大刀搬了出來，平擺在桌上，他的眼睛瞪着刀，發呆。

屋外沒有飄雪，却陰霾滿佈，華連算也算也該是正午時分了，雖然不見太陽，但一星期以來，他自信能感覺出不差過半個時辰的時間。

他開始用餐，兩個窩窩頭，一塊鹿肉。

刀仍然在桌上擺着，華連的嘴粗野地嚼動，眼瞪着大刀。

華連的腦裏一再出現胡騰和張渠民的爭奪面目。

張渠民把槍把子緊按在華連腦殼上說：「可別瞧我瘸了腿，你該曉得我幹起來駕輕就熟。」胡騰裂着嘴坐在桌沿，撕着鹿腿子，若無其事。華連的雙手双腿被架開縛在木床四角，俯在厚厚的氈上，跛子提起槍，又在他背脊上敲。華連悶口忍住。隨後過來一名嘍囉割斷他的腰帶。華連萬沒想到他們要幹這個！華連的眼球就要爆出來了，他嘶喊！胡騰走到他跟前，吐出一堆穢物在手上，再塞到華連的嘴裏，華連被薰得要翻胃！那刺鼻的髒味。此時只聽得張渠民哼道：「看這小子有多嫩！」華連方感覺到下裳已被割盡，胡騰眯着眼低聲譁笑後又吐出一口黃痰。

華連再喊出聲時，喉門像塞住炭塊般的破啞。

正午一過，天色立刻晦暗下來。

華連披上襖，弄熄了柴火。

華連再拿起大刀，將它挺立在桌上，華連的神色顯得激憤。

華連倚身窗側，再遙望那原是白茫而此刻已呈灰紫色的山野。

當灰紫的山野閃動出黝影，華連的心底冷不防地一縮。

帶頭的是匪酋胡騰，跛子張渠民緊隨在後，兩個嘍囉。四人都騎着馬躍過廐前欄杆向華連的屋子移動。

他們在離小屋十丈遠的枯樹下停住。張渠民跨下馬時差點摔倒，胡騰仍挺坐白馬上。隨後一名嘍囉下馬，只有胡騰的身上背着長槍，隨張渠民一起過來的嘍囉腰間佩着刀。

張渠民在胡騰之後也向華連侵襲，華連感覺到渾身黏滿了血，腥味撲鼻。等華連醒轉過來，只剩一個嘍囉在冷眼看他。華連腦裏又翻出那幕羞辱。嘍囉開口了：「頭目限你一星期內交出地契，連同後山的七十畝農地，姓華的，這步田地你吃得消嗎？」華連沒有出聲。「胡騰一星期後來取地契，你就平平穩穩地把那

張玩意擺在桌上，這段時間裏你打點妥當後就滾開！」嘍囉走後，華連的眼睛却瞄見床尾的那把長刀，認得那是張渠民的。

此時張渠民離他不過兩三丈遠，華連俯身潛進。

華連聽見嘍囉在用腳踢開屋前積雪，他手中緊握住長刀，伏在門檻旁。門被輕敲開。

華連在門完全打開時，立刻將長刀向屋外直伸出去，隨即一聲哀號劃破寂靜。首當其衝的嘍囉左腹被刺穿，手中的刀落在屋內，華連一時拔不出長刀，就自地板上抓起嘍囉的刀往張渠民身上砍。張渠民腳跛且身陷雪堆閃避不及，先被刺中左臂，隨即倒地，張渠民怪吼了一聲，華連舉刀落向他的頭顱。華連只感到手掌傳受到一陣清脆。屋前的雪堆殷紅一片。

華連轉身疾退回屋中，胡騰的槍聲響起。胡騰翻身下馬，伏在雪地上。那名嘍囉也取出大刀。

華連關柴門時，屍體的手指夾在門縫裏，華連想撥開手指，却被那隻手一把倒抓得牢牢的，華連看見嘍囉的面部在抽搐，長刀結實地插穿腹部，血水直流。

華連想再拌開手時，胡騰放了第二槍，華連的胸膛貫穿一陣燙痛。第三槍聲響進屋內，胡騰在知道華連只有刀子防身後，急趨向前。華連搬開手指，胸膛冒出鮮血，然後他用力關上柴門。

嘍囉機警地衝向屋側的窗子，擊碎了玻璃，而後再將整個窗子砍毀。胡騰猛踢了一下柴門，柴門已被華連栓上。

華連痛苦異常，胸膛流出的血若不止住，就必死無疑。窗、門都沒有動靜。華連躺在牆角，從床下拖出一堆草塞住傷口。

天色已晦暗，雪片開始飄下。

驀地，窗口躍進一個人影，摔在地上，華連衝身過去，舉刀便劈。進來的嘍囉在地上滾了兩滾，才要起身，華連的刀已砍在他的右肩上。

柴門被胡騰撬開，對着兩人纏鬥的方向連放了五槍，傳來的即是華連與那名嘍囉的淒厲叫喊。

屋內要比屋外暗多了，胡騰立在門口久久不動，槍口仍流出青煙。

胡騰終於開始向呻吟的方向摸索。

華連屏住氣，藏身在桌下。

華連在胡騰打桌沿經過時，用盡了力氣向上斜劈一刀。

一聲慘號，胡騰半截手臂隨着槍桿一同落地，胡騰痛得殺豬般叫嚷，身體躺下來，在地板上翻轉。

華連讓胡騰的血濺了一臉，腥味又使他想起那次羞辱，那一星期前的羞辱，他瞪着翻滾的胡騰。

華連只覺得翻滾的胡騰逐漸模糊，他再緊握住大刀。華連奄奄一息地爬向胡騰，把刀高舉，然後揮下。

天幕已完全黑下來，屋外的雪愈下得狂勁，似有無數銀點耀燦。